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十一回 湯灶奸自漸鷹犬 泰獄尹親送鸞凰

詩曰：

春來紅紫遍芳郊，行樂堪憐少故友。
騏驎尚淹千里志，鷓鴣空戀一枝巢。
酒杯得意看花飲，茶白驚眠隔竹敲。
也分林泉甘淡薄，山靈從此不相嘲。

卻說白公差婉兒往杭州金用武家來求婚。那年神宗晏駕，皇太子煦即位，改號元祐元年，是為哲宗皇帝。召用先朝一班正人君子，若司馬光、文彥博、蘇軾諸君之輩執掌朝綱。將王安石所行新法盡廢。天下翕然稱治。時王安石已死。遂治其黨，將呂惠卿建州安置。召還金用武知青州事。金公拜旨，促裝起身。那呂惠卿勢燄之時，將人貶竄，快其私憤，今卻輪到自己身上，心中不忍，不肯離京。奈聖旨逼迫，只得將家中珍玩，財務，盡行收拾，裝上車兒，帶了家小，自己隨後隨行，望建州來。一路失意歎息，行一步，懶一步。一日，車夫道：「快趕去到建州，只有百里之遙了。」呂惠卿見說將近了，心上憂悶愈增，自思到了建州，猶如入於井內。正思量間，看看到一荒涼地面，只聽得樹林中搖鈴號響。惠卿方回頭欲問車夫，只見二三騎人馬奔近前來。車夫見了，驚惶逃避。眾人竟將輜重車兒推去。惠卿不捨，下車來奪。眾人竟將呂惠卿捆翻，連家小都捆縛了。盡情收拾，連車推去，只剩一輛空車。

呂惠卿睜眼看他拿去，好生不忍，又不敢叫喊，群盜去了，在地上掙扎不脫，暗暗叫苦。蓋群盜路上見了車中許多財物，隨至此曠闊處，一擁奔出，劫奪而去。惠卿正叫苦不迭，望見前面一對黃旗，上書「欽赴任」四字，後面一輛車兒，行來將近。惠卿喚道：「救命救命！」只聽得車中那人道：「可住了車，解了這漢子的綁。」一人走來，替呂惠卿解下繩索。惠卿自去解放了家小。

車上那人問道：「可是呂老相麼？」

呂惠卿見問抬頭一看，認得是金用武，羞慚無地，只得向前敘禮。金公就於車上答禮，問道：「呂老相，何亦至此？亦師相之命乎？」

惠卿俯首答道：「聖恩賜謫，無所逃罪。」

金公又問道：「何綁縛於此？」答道：「適被盜劫。」因咬牙聲恨。金公道：「財物雖然劫去，得保老相之首領足矣。今我又蒙聖恩授予以爵，若比昔日三司之職，亦可相等。但老相既被盜劫，想盤費乏矣。我於府庫中借得路費銀百金，今以金為贈，聊謝昔日逼我來此，今日相會之意。」

惠卿聽金公數語，汗流浹背，堅卻不受。金公道：「幸毋辭，亦如青苗錢加利送還便了。」呂惠卿益惶愧無地，只得收了，勉強致謝。金公就催車而行，大笑而曰：「饒君掬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」

惠卿聽此一句，自悔歎道：「我甘為權相鷹犬，今日被人唾罵，何面目見人乎？」正在歎息，適車夫知盜散，重複走來，駕車而行，反埋怨惠卿多帶財賂，致失車輛，要惠卿賠償。呂惠卿到了建州，終日愧悶而死。家小流落，不知所終。正所謂：

不能夠流芳百世，只落得遺臭萬年。

卻說金公一路回來，思量離家已有餘載，今且回家一面，然後赴任。遂竟往杭州來。家中早有報到。此時金聲已五歲了。自白眉仙歸後，亦不聘師，日夕與鳳娘講論，文墨大通。知金公回來，遂出城迎接金公到家。夫人、鳳娘迎入敘別。霞簫亦來拜見。

夫人命治酒洗塵。問及數年別後之事，金公亦歎息道：「我當初為吳江知縣，出門時鳳娘尚幼，鶴郎初生。今一已及笄，一已成丁。我二人俱屬老邁。真韶光之易逝，樂日之無幾。」遂與夫人商議道：「孩兒尚幼，煙事可緩。女兒年已及笄，乘我在家，可媒一配。」夫人允之。即令媒的與鳳娘議婚。

自此，求婚者接踵而至。蓋鳳娘才貌素著外面，因金公得罪當途，故無人求婚。今見金公升職而歸，誰不垂涎淑媛。鳳娘知求婚者日至，與霞簫議曰：「求婚者紛紛，倘爹爹納了他人之聘，將白生置於何地？我又不好稟知二親，事屬兩難。倘不能遂志，我惟汝何以謝白生？汝後日若得與白生踐約，可表我此心。雖死無憾矣。」

霞簫道：「小姐何急遽之甚。此事極易，待我去稟知夫人。竟說小姐向年之夢。夫人所知，前西賓白生名號與夢相合，又珊瑚鞭現在，東牀非此人誰敢袒腹乎？小姐雖無私意，曾以終身相許。今老爺若另欲納聘，小姐惟一死自誓。夫人素愛小姐，將此言一激，必然與老爺委曲耳。」

鳳娘大喜，取出珊瑚鞭付與霞簫袖好。霞簫到夫人房中，見金公出外，惟金聲傍坐，與夫人閑話。霞簫進去，各萬福了。夫人問：「來此何事？」霞簫笑而言曰：「小婢有一言欲告夫人，尚不好說。」

夫人亦素喜霞簫，遂道：「有甚言語，可直說來。」霞簫道：「前年小姐常說所得之夢，夫人可記得否？」

夫人想了一會道：「可是什麼騎牛老人，同一白眉少年，手中拿甚珊瑚鞭子的夢麼？」

霞簫道：「正是。夫人可曉得這白眉少年是那個？」夫人道：「不知。你可曉得麼？」霞簫回顧金聲對夫人道：「可問小相公就得知了。」

夫人問金聲。金聲道：「我也不知。」霞簫道：「小相公，可記得今年回去的先生姓名否？可有號的？」金聲道：「我見他寫帖落款俱是白引名字。其朋友來，稱呼他是眉仙。」

霞簫道：「這等說起來叫做白眉仙了？」金聲一想，拍手笑道：「姓名與夢逕相符，這也奇怪。」夫人亦點頭稱異，遂問道：「但不知珊瑚鞭子，不知何意。」

霞簫袖中取出珊瑚鞭，遞與夫人道：「只此就是珊瑚鞭子了。」

夫人見了，大加驚異。金聲亦駭笑。夫人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霞簫忙跪下道：「小婢罪該萬死。」夫人忙扶起問之。

霞簫道：「就是白相公的。是處館之後，我走出園中彩茉莉花，見牀頭掛這鞭子，又見姓號與夢相合，遂告知小姐，故勸以終身許之。今小姐見求婚日至，恐老爺別訂姻親，屢欲自縊。小婢惶恐無地，故冒死來告。」言訖，又跪下去。金聲喚起。

夫人道：「女兒家，這樣短見。既夢兆良姻，又非私通之丑，待老爺回來說明，與白家聯姻便了。珊瑚鞭留在此，你去回覆小姐。」金聲亦隨霞簫至鳳娘房中，來諭鳳娘。鳳娘又告以霞簫同盟，日後願為偏室之情。金聲亦與夫人說其詳細。

金公歸來，夫人果與說明其意。金公道：「白老原是忠義之人，又名人子孫。其子亦少年才俊。連姻甚當。只是他來求婚方好。」夫人道：「今可先絕求婚者，雖女兒百歲，竟為白氏之人矣。」金公遂告辭媒的，求婚者方息。

再說婉兒一路行來，將到新城縣，思量道：「我若自去求婚，倘金家不受聘禮奈何？聞得魏相公乃杭城大俠，且喜帶有禮物送他，我竟托主人之意，央他求婚。必然妥當。」算計是了，竟投魏家來。

非瑕知是眉仙差來的，出來慰問。婉兒下禮道：「小人是青州白相公差來的，多拜上魏相公。因路遠不便致禮，聊敬二物，少伸別意。」遂取出金扇、古硯。又道：「這是送與沈、何二相公的。小人不認得，要煩相公使人轉送去。」

魏非瑕道：「千里思故交，足見其鐘於情義也。」遂留婉兒住下。婉兒以求婚之意說與非瑕。非瑕大喜，使人去邀沈、何二友。隨即到來。非瑕說眉仙致禮求婚之意。三友欣然樂從，同至金家來。

金公迎入，敘禮畢。三人道：「老親翁榮歸，晚輩有失迎問，惶怖之極。」

金公遜讓，獻茶過。非瑕道：「晚輩此來，為令閨秀求姻之事。」

金公道：「小女已字人矣。」三人各吃一驚。又問道：「字於何人？」金公沉吟不語，對三人道：「三君所言求婚者何人？」

非瑕道：「是個少年才子，今世獨步的，曾在尊府為西賓，即白御史之子，名引，號眉仙者。」

金公道：「聞得在舍西賓，說是今歲辭去的。只是他在青州，三君何以為彼求婚？」

非瑕道：「白兄在府時，曾與晚輩契結，今特令人到舍。故爾來求。」遂出白公聘書與金公看。金公道：「既承三君作代，老夫敢不從命？但不知幾時行聘？」三人齊聲道：「既蒙老親翁金諾，明日就過聘了。」金公留三人小飯。三人再四致謝而別。

三人路上議道：「金老先生言其女已字人，後又允從，不知何意。且不要管，明日竟行聘便了。」

且說金公送別三人進去，對夫人道：「今日魏非瑕同著何聖之、沈雲鵬三人來求女兒姻事。」夫人忙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金公道：「我因他說求婚，反吃一驚。別的好回他，三人來說，女兒尚未納聘，如何支吾得過？後說出來是青州白氏求婚。」夫人忙道：「可曾許他？」金公道：「我已許下他明日就行聘了。此三人作代亦不俗。」

言訖，遂於袖中取出聘書，付與夫人藏好。又對夫人道：「既結了婚，就該兩便做去。他路隔千里，日後成婚難於跋涉。今我要去青州赴任，不若竟送女兒到他家去結縭何如？」夫人大喜道：「老爺所見極是。」

明日魏非瑕將聘禮貯於盒內，命婉兒掇著。自己原拉沈、何二友，齊到金家。金公受了聘禮，致謝三人，邀入後堂。已設下極盛酒席。各遜位而坐。婉兒外廂款待。

金公就座中將赴任送婚之意告於三人。三人大喜。席散告辭，婉兒拜謝。非瑕隨即寫書，吩咐婉兒先回，說受聘送婚之意。先要整備成婚之事。

金公就備兩只大座船，整治行裝，同夫人、鳳娘、霞簫、金聲一齊下船，時紅英已嫁人，新討一婢，名喚雨蘭，作陪嫁。金公命將大門封鎖，貼上告示。只留兩個家人看守。時老僕已死，家人於後門出入。分派停當，將開船去，魏、何、沈三人差人送添汝之禮，又送與眉仙賀儀，煩金公帶去。金公收下，發帖致謝，然後望青州來。

一路風光耀眼。將至青州起早，對金聲道：「我皇命在身，不得先治私事。你可送了鳳姐去，然後到州裡來。」遂分二路：金公與胡夫人往青州去，金聲同鳳娘、霞簫、雨蘭到白家來。那時哭別不能盡狀。

白家打聽得到了，遂差花錦幔安車四輛、駿馬一匹，接著，到留隱村來，已停在門首，白公送化了知合馬。伴婆扶二佳人出了安車，進堂上來。一男二女交拜天地，又拜了白公與夫人。進房吃了合巹杯。諸禮完畢，白公與眉仙出來迎金聲入內，亦見了禮。伴婆又領雨蘭拜見。就設席於堂中，都結彩張燈，入座飲酒。備役人俱犒賞而去。金聲與眉仙雖曰新郎舅，實是舊師生，相見甚歡，盡興而飲。遂留宿金聲於外廂。

諸事完畢，眉仙遂進房去，與鳳娘、霞簫重新敘禮，坐於燈前話舊。鳳娘取出珊瑚鞭，送還眉仙曰：「今日雙珠還合浦，誠大幸也。」眉仙亦取出琥珀連環，送還鳳娘曰：「幾年想念，今日方諧。」又笑語了片時，三人同寢，雨蘭睡於外房。是夜芙蓉衾暖，好教玉漏停催。雲雨台成，永訂山盟不變。

成婚之後三人情好自不必說。白公夫婦見二媳婦工容才德，亦歡喜不勝。金聲住了數日，拜別往青州去了。

一日，鳳娘說起魏非瑕、何聖之、沈雲鵬三人求婚，臨起身又加添妝之敬，並致賀禮與眉仙。眉仙歎道：「天涯一面，遂爾矚目，真斯世之義俠也。」因而思及袁漸陸、方端如二友之事，不覺墮下淚來。

鳳娘問道：「有何傷感而墮淚？」眉仙將昔年避難始末根由及袁漸陸、方端如委曲周全，分路尋覓，至今未還，細述一遍。夫妻三人歎息不已。但未知袁漸陸往北路尋眉仙怎生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